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D/PV.932
26 June 2003

CHINESE

第九三二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2003 年 6 月 26 日星期四上午 10 时 20 分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马里奥·马约利尼先生(意大利)

GE. 03-63967 (C)　　140104　140104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九三二次全体会议现在开始。我想今天上午会是一个多事的上午，不仅是因为昨晚下了雨，而且还因为我们有许多同事将要离任。所以请把手绢准备好。还有，谦虚点说，今天也是意大利担任主席的开始。

今天我们将要向四位尊敬的同事告别。他们是罗马尼亚大使安达·菲利普、加拿大大使克里斯·韦斯特达尔、哥伦比亚大使卡米洛·雷耶斯和瑞典大使亨里克·萨兰德。他们即将结束各自作为本国驻裁军谈判会议代表的任职。

菲利普大使于 2000 年 8 月 22 日加入本会议。她在任期中以其所具有的权威性、外交才干和典雅风范代表了罗马尼亚政府的立场。我们都对她致力于解决本会议议程上悬而未决的问题并促使其开展实质性工作，以及她一贯支持旨在实现上述目标的决议表示赞赏。

韦斯特达尔大使继承了其前任的优良传统，在历时几近 4 年中，他以毅力、出色的权威性和清晰的洞察力代表了他的国家。他坚决致力于打破本会议中的僵局，这一努力在 2001 年届会之初他任本会议主席时达到了高潮。他以任何主席未曾尝试过的对本会议工作计划进行最为透彻和精细的协商，对裁军谈判会议的状况作出全面和真诚的诊断，并辅之以经过周密思考和准备充分的补救办法而为人们所不能忘怀。他以履行职责时的表率作用、外交技能和过人的口才以及出色的人文品质和圆通的幽默感赢得了我们所有人对他的尊敬。

雷耶斯大使作为老练的外交家为各种裁军机构留下了他突出的印迹。在 2001 年担任本会议主席时，在他的领导下成功地完成了就以下 3 方面任命 3 名特别协调员的艰巨工作：审查裁军谈判会议的议程、扩大本会议的成员国和改进会议工作和提高效率。我想顺便提一下，此时讲话的本人曾与一位德国同事一道为这一成就作出了一定的贡献。雷耶斯大使先后担任《不扩散条约》2000 年审议大会筹委会第三届会议主席和第一主要委员会主席。他为成功完成审议大会和通过最后文件发挥了关键作用。而且，他还担任过 2001 年联合国关于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交易及其各个方面会议的主席，并为促成《行动纲领》的协商一致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些活动中他均以其所具有的极高专业素养、过人的权威性和外交才干而受到广泛赞扬。

萨兰德大使在其任期内在裁军工作中一向冲锋陷阵。他因熟谙裁军谈判会议的程序性问题和实质性问题，积极参加了旨在就工作计划取得协商一致的所有努

力。他与雷耶斯大使以及林特大使、德姆卜里大使和韦加大使一道，拟出了一份出自前会议主席之手关于会议工作计划的独一无二的跨集团建议，该建议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他还为《不扩散条约》2005 年审议论会议筹委会第一届会议的工作奠定了有效多边外交的新标准。无疑，他对筹委会讨论作出的实事求是的总结将会充分记载在案。

因此，我代表裁军谈判会议和我本人，祝愿菲利普大使、韦斯特达尔大使、雷耶斯大使和萨兰德大使在新的重要岗位上取得圆满成功，并祝他们个人生活幸福。

今天的全体会议有以下报名发言者：比利时的让·林特大使、阿尔及利亚的穆罕穆德－萨拉赫·德姆卜里大使、罗马尼亚的安达·菲利普大使、瑞典的享里克·萨兰德大使、哥伦比亚的卡米洛·雷耶斯大使、加拿大的克里斯托弗·韦斯特达尔大使。在他们发言之后，我将乐于请日本大使邦子女士发言，她将在夏未接替我的工作。

然而，在请第一位报名发言者发言之前，我想在意大利担任主席之初做一发言。

秘书长先生、副秘书长先生、尊敬的各位同事，我完全可以体会到担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所享有的荣誉和肩负的重要职责。鉴于它是国际社会处理裁军事务的唯一谈判机构，我认为我们应当尽一切可能保持它的活力，并认识到在争取成功的道路上各种缺陷或长时间的裹足不前绝不应使我们放弃外交努力。

在就任本会议主席伊始，我认为，就军备的潜力和裁军的可能性而言，我们应当审议那些决定当今国际形势特征的基本要素。随后我们应当反躬自问，裁军进程有无取得进展的任何机会。我们所要谈判的项目来源于所谓“十诫”，它是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第一届特别会议的结果。基于这一结果裁军谈判委员会 1979 年确定了这一议程。根据议事规则第 27 段，裁军谈判会议从未一个不漏地审议过这十大专题所载项目的全部范围。

目前我们的议程由 8 个项目组成：第一、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第二、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切有关事项；第三、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第四、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第五、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

器和此种武器的新系统，放射性武器；第六、综合裁军方案；第七、军备透明；第八、审议并通过提交联合国大会的年度报告。

此外，裁军谈判会议自 1999 年以来未曾设立过任何附属机构。

这是我们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我们一直在按照或力图按照一个已有 25 年之久的议程行事。这是事实，而不是某种道义或政治判断。

但让我们审视或总结一下国际形势的要素或现实吧。与议程相反，它们都在不断翻新，而且处于一种持续深远的变化过程之中。

第一个现实是，科学和技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进展并且日益复杂。几年前还看似较为平稳的发展结果一浪高过一浪，持续不断，无法阻挡的向前发展。谁都不敢肯定今天了解的东西明天是否还正确，拂晓时还享有的科学优势到日落时还能不能保持。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许多人问为什么今天要对明天可能变得面目全非的事情作出妥协。

第二个事实是，常规武器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领域出现了重大军备革命。如果创造一种武器也能为我们带来科学和商业优势的话，为什么要停止我们的研究和发展方案呢？

第三个事实是，国际社会中国家的数目已上升到使联合国有了 192 个成员国。其中许多国家不安全，有边界问题，经济和财政问题以及需要保护天然资源或对天然资源提出诉求。它们不能保证领土会得到尊重，主权会有效和持久。

第四个事实是，我们目睹国际社会成员的行为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人民生命和国家存亡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对这两个众所周知的因素无需多谈。只要提一下我们所听到关于改革安理会和实现有效的多边主义的呼声，以及对所谓“人道主义干预或实施保护的责任”入目三分的分析就够了。我们所听到的各种声音告诉我们，已经到了这样一个转折点，不能再硬要由他人而非我们也在内完全承担责任了。

所有这些事实的后果是什么呢？我对你们的回答不会有任何怀疑。我的回答和你们的回答肯定是相同的：捉摸不定，变化无常。在这种环境下，我们的议程并非那么过时或不适宜体现世界的真实需要。它过于雄心勃勃，尤其是如果我们想谈判议程上的所有项目的话。

在一个受不确定感支配的时代，达成谅解或协议不容易。但当然也并非全无可能。

当我说这一分析有意或无意的既是你们的分析的话，我离事实恐怕不会太远。但我不敢肯定我们都能得出相同的结论。许多人仍认为，无论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应当继续相信已有 25 年历史之久的议程仍然是我们可行的工作计划的源泉，我们应当加强现有的议程。而其他人则会存有某些疑问。

虽然身处这种不确定时期内，恐怕我们仍需要共同摸索某些前进的道路。

我们可以选择无所事事、等待和观望之路。这个大厅内由本会议 65 个成员国再加上观察员所填充，但事实上充斥这个大厅的是虚无、沉静、没有谈判的寂默和毫无任何行动。

在这个会议厅中无所作为不会阻止世界上生气勃勃力量的发展。这些力量将会继续运作，拥有大部分技术或拥有很少技术或没有技术国家之间的鸿沟将会继续扩大。但是，无所作为挡不住某些现行国际协议的减损。可以公开地说或者迷信地说，总会有力量挣脱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情势。说的轻一点，在这条路上我们最可能遇到的是紧张局面。

摆在我们前面还有另外一条道路。最起码努力——但要真的努力——争取做出实质性和程序性的尝试，同时等待我发言一开始提到的“四个现实”的变化。

应当避免——绝对应该避免——的是沉默、没有行动、不去努力作出最起码的行动——不是为了行动而行动，而目的在于保持起码的对话和避免紧张局面。

虽然我们都意识到拿出一个工作计划是我们的主要目标，但如今最佳的解决办法——正如我所说的那样——是最起码的维持裁军谈判会议的生命力。

我认为，最低限度的努力在过去几个月中已经出现，本会议可以在某些领域探讨协商一致的可能。

爱尔兰大使在她的任期内提出了通过使会议成员更直接了解公民社会乃至总的国际公众舆论的愿望而为裁军谈判会议注入新的思想的建议。出于本机构工作连续性的考虑，我认为，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本会议成员与非政府组织建立联系的可能。

此外，可以考虑由政府间机构，或部分政府间机构参与裁军活动的可能，并根据要求，就其活动内容向裁军谈判会议作出扼要介绍。我想提到的组织包括禁止

化学武器公约组织、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筹备委员会。它们可帮助我们澄清议程上的某些要点。

一些老的和新的热点问题又提交我们注意。遵约是联合国协商一致通过的一个决议的内容。2002 年同样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的是关于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问题的决议。现阶段，不应当考虑立即就这些问题进行谈判，而应当研究哪些内容与我们的裁军努力相一致，并借鉴其他国际组织的会议工作和结论而有所创新。

去年审查了放射性武器问题，但也许值得对它做出更周密认真的审查。

在不分散对议程核心问题的注意力的同时，裁军谈判会议可着手思考一旦《从各个方面防止、打击和消除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交易的行动纲领》于 2005 年进入最后阶段时可以制订哪种国际协议。

可考虑的另一个领域是我们议程上那些尚无职权范围的问题，鉴于近年来科学技术发生的巨大变化，成员国值得对这些问题的立场作出更新和重新审查。应将非正式全会用于这类问题，但需要事先计划好。

这顺理成章的使我们要看一下工作计划。目前我们有了一项建议，这就是五位大使的建议，但尚未作出透彻研究。我们知道该版建议没有下文。是否应当提出任何新的建议，向会议提出这种建议是主席责无旁贷的义务和职责。

最后，这也是我的告别话——我要强调的是，我们必须坚持坚持不懈地开展对话。

现在我请比利时大使让·林特发言，尔后由我一开始提到的其他常驻代表发言。

林特先生(比利时)：主席先生，首先我愿祝贺你就任本会议主席，并向你保证我国代表团将给予全面合作。我认真注意到你向我们传达的重要信息，我完全同意。

我还愿对你今后将要承担的责任表示最良好的祝愿。我还愿向即将离任的五位大使表示最真诚的祝愿和感谢，他们是哥伦比亚的雷耶斯大使、瑞典的萨兰德大使、加拿大的韦斯特达尔大使和罗马尼亚的菲利普大使。与如此干练和能干的同事们一道工作既令人快乐又感到荣幸。

先生您还记得，2002 年 7 月 31 日，当时德国大使海因斯贝格任主席——我愿在此重申对他致力于我们工作而作出的努力表示赞扬——我们的同事，阿尔及利亚大使德姆卜里在本论坛上代表五位大使发言，提交了一份本会议工作计划草案，它实际上涵盖十大专题中的所有项目。

2003 年 1 月 23 日，在多次磋商之后，我代表这五个人正式发言介绍了我们的建议，它载于 CD/1693 号文件。当时，我们相信，由于这份文件——它是开放性的，可以修正和修改——就工作计划达成协议明显就在把握之中。我们敦促各方尽最大努力尽快消弥分歧——这种分歧在我们看来并不特别大——以便使会议重新开始工作。

因此，自 2002 年 7 月 31 日起，五位大使的倡议在本论坛中得到了以下 34 个国家的支持：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保加利亚、加拿大、厄瓜多尔、芬兰、德国、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爱尔兰、意大利、日本、肯尼亚、马来西亚、墨西哥、荷兰、新西兰、尼日利亚、挪威、秘鲁、波兰、大韩民国、罗马尼亚、塞内加尔、南非、西班牙、瑞士、突尼斯、土耳其、乌克兰和委内瑞拉。我愿借此机会代表五位大使感谢这些国家的支持。

本会议有 12 个成员国没有就这一倡议表态，也没有反对，它们是：孟加拉国、喀麦隆、古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塞俄比亚、伊拉克、蒙古、摩洛哥、斯里兰卡、越南和津巴布韦。

联合王国最近表示，它无意对该建议提出修正。巴西宣布它过去没有反对过这一建议，如果出现对该建议的协商一致它也不会加以反对。一些东欧国家满意地欢迎这一倡议。埃及赞赏今年做出的努力，缅甸表示该倡议是深入磋商的基础。巴基斯坦和叙利亚赞赏五人的努力，但感到需要对关于核裁军的内容加以改进。以色列将在建议得到有关方面的广泛接受之后，再确定其立场。白俄罗斯和俄罗斯联邦表示如果关于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案文获通过，它们将对倡议持开放态度。法国认为，首先需要找出关于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一种解决办法。中国建议增加关于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内容，从而使它能够接受这一工作计划。最后，美国赞赏五位大使的建议，但不能接受中国提出的案文。

我承认，这一归纳并没有全部包括我们的同事发言中所蕴涵的各种细微差异和不同之处。但是，我认为，这是对在本论坛上所表达的各种观点的诚实总结。我

想你们会同意我的说法，争执的焦点显然在于关于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职权范围上。我们已听到中国对把“不妨碍”一词纳入我们的建议所表示的批评。我们也听到了美国对中国关于“包括可能谈判有关的国际法律文书”的补充内容不太情愿地表示默认。

因此，如果有关国家愿意表明它们想作出妥协，我愿代表五位大使提出对案文的修正。其内容如下：对第 4 段关于防止外空军备竞赛，我建议去掉“和不妨碍”一词。在中国的建议中，我建议我们用“包括可能”代替“以便”一词。对这一提法，我应感谢我的同事和朋友，荷兰大使克里斯·桑德斯。他成功的在其他论坛上使用了这一提法。

主席先生，我请你和其他人考虑基于上述修正作出协商的可能。

最后，我要说，比利时赞成非政府组织参加我们的工作。就程序而言，联合国所遵守的规则可以给我们以启发，这一规则曾由 2001 年在纽约举行的关于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的各方面问题会议所采用。这些规则是由本会议 2003 年的后任主席，我们的日本同事邦子大使所选用的。我祝愿她在纽约取得成功，这些规则应当是我们大家所能够接受的。

主席：非常感谢你林特大使所作的发言。现在我请阿尔及利亚大使穆罕默德－萨拉赫·德姆卜里发言。

德姆卜里先生(阿尔及利亚)：主席先生，从你今天发言的严肃口气上看，这是一次十分不寻常的会议，它首次标志着一名主席的上任和离任。所以我们不知道是应该欢迎你还是向你道别。然而，我们会记住你的最重要的一点，这就是你是一位近于完美的外交官，你与所有同事，无论他们来自南方还是北方，所完成的工作，和你的文化修养，在正式和非正式场合均已展露无遗。刚才我在聆听你对裁军谈判会议所面临的危险的长篇忠告时，想到了作为拉丁文学的标准鉴定人尤维纳利斯，当罗马帝国呈现一派衰败景象时写到——现在我试着多少恢复一下我的拉丁文：“IN me mutatum quid nisi fata velis”，大意为：“在我身上除了命运之路你又能奢望改变什么呢？”这恰恰是裁军谈判会议如今所面临的问题，而你完全正确地把它作为一个总的问题提了出来。

我在谈其他问题之前，愿向即将离任的各位同事们告别，他们在我们的审议和共同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是罗马尼亚的安达·菲利普大使、瑞典的亨里克·萨兰德大使、哥伦比亚的卡米洛·雷耶斯大使(我对他的记忆不止一项，因为我们差不多在同一时期担任外长，我们在纽约有过交叉的经历)和加拿大的克里斯·韦斯特达尔大使。这些大使离任对于裁军谈判会议来说的确是一种损失，我们诚挚希望他们的继任者将尽快填补上他们留下的鸿沟。

我猜想我们的南非同事西波·乔治·内内大使也即将离任，尽管他还没有在这里正式宣布，但在我目前担任主席的非统集团内已经宣布。他即已告之离任，我也愿借此机会高度赞扬南非在裁军谈判会议工作中所发挥的作用。

亦如同各位同仁一样，每年 6 月份这个时候，我们都要问自己裁军谈判会议会有什么结果。6 月份是一个关键月份，因为它要求本会议对所因循的途径加以梳理：它能否继续沿着富有共同创造力的道路前进，还是被迫再次用一张白纸来总结全年的工作——即马拉梅所谓“证人为之辩解的一张没有文字的白纸”？我们去年就受了这种现象的拖累，前年也是一样。同样的事今年是否还会发生？有可能，甚至很有可能。我想你们也一样，我们必须反思某些重要问题——尤其是，我们今年赞扬了前任们付出的努力，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裁军谈判会议的每一名继任主席都越来越严重地受到蔓延式麻痹症的困扰，因为我们集体创造性工作的弹簧已经折断。但问题的症结究竟在何处呢？

我同意关于 1978 年的十大专题仍然是我们审议和开展工作的主要基础。我感到，我们应当保持这方面的势头，而不应因世界事态的发展去费力寻找新的途径，这些途径与我们的主要关切相比是次要的。我们需要将焦距重新拉回到真正的问题上，最终也就是使各国感到安全和集体安全。毕竟我们快要迎来《不扩散条约》10 周年了，而核安全协议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受到严重威胁。我重申：核安全协议从未遭受如此严重的威胁。退回到 1995 年，我们无法想象核灾难有一天会再度出现，因为我们致力于核裁军的集体意志坚如盘石。但如今，这个问题再次受到质疑。无论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变化，正象你们对这些变化作的理论性总结那样，而事实仍然是，在缔结《不扩散条约》几乎 10 年之后，就在 2005 年审议大会的前夕，我们仍未能想办法真诚谈判核裁军。

然而，《不扩散条约》第六条赋予我们，尤其是核武器国家，实现各种方式的核裁军的义务。各种方式——这是案文内容，谁都知道它就在条约中。联合国中的司法机构国际法院在解释第六条时提到了真诚开展谈判并实现切实结果——在严格和有效的国际监督下的全面核裁军的义务，我重申：在严格和有效的国际监督下。

很明显，产生了关于遵守承诺的问题。这不是一个几天前或在 2003 年、2002 年或 2001 年才出现的问题。这个问题出现在纽约的审议大会上，当时恰巧是由阿尔及利亚，更确切地说是由我的同事阿卜达拉·巴利任主席，这里很多人都认识他。关于与承诺有关的问题，有过具体的措词，我想我们需要时不时地更新记忆——我们定出了 13 项实际步骤，通过系统化的逐渐努力实现核裁军。让我提醒一下各位其中的一些步骤。首先，须批准《全面禁试条约》；随后加入《反弹道导弹条约》；不可逆转地裁减核武库；降低核武器的戒备状态；减少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政策中的作用。

这是三年前的事，我们现在齐集这里反思这些问题，不应当忘记这个事实，因为无论发生什么事——即便双边条约发展了——我们，尤其是无核武器国家并没有看到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我要提到的一个例子是 2002 年 5 月 24 日美国和俄罗斯缔结的关于从现在起到 2012 年限制核武库的《莫斯科条约》。作为无核武器国家，这使我们感到关切，首先因为它是一项可以提前 3 个月通知就能退出而且为行使国家主权可以退出的协议。现在，这一条约载有标准的条款，其中提到哪些属于威胁到国家最高利益或对其造成问题的明显例外事件，这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此外，根据条约，核弹头将被储存起来而不是被销毁。仍保留一定数目的弹头用于核报复。对于多弹头导弹没有设限制，我们非常关切地发现，条约没有规定放弃使用核武器，具体说，在无论性质如何的武装攻击中可能使用这类武器。这仍然是一个有疑问的问题。在探讨和分析案文方面我们还需要开展工作，我们必须将集体工作的着眼点重新放在事态的自然发展上，很明显，不要因为新的问题被大肆喧嚣就受到干扰，不要背离使我们齐集到这里的根本原因。

更糟糕的是，当我们观察一下自 2000 年以来所发生的情况，那只是三年前的事，我们看到的是，并没有就关于核武器国家对无核武器国家不使用核武器的保障达成一致。我当然是指消极安全保障问题。这是一件紧急的事，是一个我们要

尽快订出谈判授权的紧迫专题。这些保障，我提醒各位，不仅仅是核武器国家良好意愿的表达，而且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一项固有的义务。当一天结束的时候，我们已看到，这不仅是南方国家的一种强烈呼吁，也是北方国家的一种强烈呼声。我认为，除了我的同事林特大使已雄辩列举的所有事项外，这明显是一个必须摆在我们面前桌上的问题：裁军谈判会议必须开展实际工作，达成一项确保核武器国家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的条约。

这是一些我们关心的必须解决的问题。在这方面，我愿意回顾一下，一些年来，我们看到出现了包括使用导弹在内的新的防御政策。就利用外空而言，对民用止于何处军用始于何处我们毫无所知。裁军谈判会议可再度开展有益的工作，努力澄清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可能十分模糊的问题，我们已开始看到私人企业进入防务领域。这又是一个我们必须作为一组问题审议的炒得很热的问题。

因此，我国代表团愿提醒注意《不扩散条约》的文字和精神，因为《不扩散条约》作为最终的法律基准是一项即适用于核裁军也适用于不扩散的文书。这是它的内在本质，我们必须肯定。

五位大使于 2000 年期间提交了他们的倡议，倡议依然有效。我们刚才听了林特大使对它的基本内容的阐述。他回顾说，这一倡议仍得到裁军谈判会议的支持，因此，对于主席来说，其主要任务是在本会议所有成员国中推动这一倡议取得进展，因为我们离协商一致并不太远，即使我们中的有些人仍然不太情愿。现在我知道，在裁军谈判会议这里，我们只能持续不断地在协商一致和否决之间辟出一条航道。但我想，今天我们有了新的谅解，我们应让妥协态度说服我们将手中的协商一致作为一种积极手段，而不是阻挠会议程序的一种手段。五位大使的倡议现对于本会议是一种馈赠，我们都知道它的来源。凭我的记忆，该倡议现是自香农授权以来本会议团结一致做出创造性努力的一部分，它包含了可能有助于引导我们摆脱僵局的所有倡议。它显然源于阿莫林的建议，我们大家──或至少我们中的大部分人──曾为它的洗礼和捍卫它助过一臂之力。正像我们的同事，比利时大使提醒我们的那样，现在需要的是推进和进一步发展。它考虑到了我们需要注意并且必须集中谈判力量的关键任务，即核裁军、裂变材料停产条约、防止外空军备竞赛和消极安全保证。他还建议授权特别报告员负责需要事先加以澄清的问题。

主席先生，从你所描述的恢弘景象的角度看，这一倡议在十大专题范围内重新确定了裁军努力的重点，并使我们回到事物的自然发展过程。因此，我敦促主席再次将这个问题提交讨论和提到谈判桌上，以便我们能够迅速达成协商一致，也许一开始并不是就所有授权，而是就那些用我的话说，在我们的心目中没有什么疑点的授权达成协商一致。这正是我们能够取得进展的一种方式。

最后，主席先生，我想告诉你，我国代表团认为，非政府组织应切实参加我们的工作：公民社会参与了我们的工作，我认为以正式和非正式安排方式参加并不是问题。联合国的许多论坛，例如人权委员会、劳工组织、卫生组织等均向公民社会敞开了大门，而裁军谈判会议却不采取类似做法没有什么道理。先生，我祝你在新的岗位上取得成功和走运，并借此机会向你表达我的诚挚友谊和敬意。

主席：大使谢谢你。听你讲话并看到你努力推动本会议摆脱僵局从而走上进展之路一向令人欣慰。我想，这种对本机构的信赖和对裁军谈判会议所有成员有潜力能产生丰富的思想和建议的信赖，能够而且确实应当成为我们工作的基础和最根本的推动力。

也感谢你对主席的良好祝愿和那些亲切的话。

现在我请罗马尼亚大使安达·菲利普发言。

菲利普女士(罗马尼亚)：主席先生，由于这是我第一次在意大利担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情况下发言，请允许我首先代表罗马尼亚代表团热烈祝贺你就任这一职务。我愿祝意大利在任期取得丰硕成果，并向你保证，我国代表团充分准备与你一道工作。

我愿向马约利尼大使你本人以及向不久将要离开日内瓦的其他尊敬的同事们表示最崇高的敬意，衷心赞扬你们的友谊和合作并对你们的今后寄予最良好的祝愿。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发言，因此我作为罗马尼亚大使和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裁军谈判会议和设在日内瓦的各国际组织的代表不久将要结束在这里的使命。

过去的 3 年时间非常充实、非常忙碌，使我和我国代表团的其他成员极为满意。

我这样说是因为一方面，在经历了 10 年之后，其中我们看到罗马尼亚一直主要着眼于自身的改革和与整个欧洲及其关键机构重新建立联系的进程，联合国系统在罗马尼亚的外交政策中正在重新恢复它当之无愧的重要性并受到重视。作为对这一点的雄辩证明，日内瓦已成为罗马尼亚官员、总统、总理和政府其他要员在就全球化时代中国际所面临的以下重大问题发表看法的一个首要的目的地：和平与安全、人权、科学与技术、信息社会、国际贸易、健康和劳工标准以及可持续发展等等。

第二，在一个独裁和明显违背时代潮流的政权下经历了许多年或太多年的孤立和管理混乱之后，我们已尽最大努力让日内瓦国际社会更多地了解罗马尼亚。我们非常自豪和满意地举办了各种公共外交活动，我们希望万国宫这里的罗马尼亚大厅和附近荣誉园中的罗马尼亚杰出政治家尼古拉·蒂图列斯库的塑像——他两度担任国联大会主席，具有胆识并为和平文化和超越国界的精神而奋斗——都不会为人们所遗忘。

至于裁军谈判会议本身，我们对它的作用和贡献的看法我想是众所周知的，因为这种看法在这个大厅中已多次表达过，最近一次就在上周。我们坚信，我们具有在这里完成重要和实质性工作的惊人潜力。罗马尼亚正是准备从事这种工作的众多国家之一。我记得罗马尼亚国际部长伊万·米尔恰·帕什库先生去年春季曾莅临裁军谈判会议发表演说，而且我还记得随后在午餐时他与本会议一部分尊敬的大使就涉及国际安全、裁军和军控等广泛问题举行了圆桌讨论。这次讨论的质量和水平给他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作为一名外来者，他确信这批人为建造一个美好和安全的世界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竟，谁都知道裁军谈判会议是城中的最佳俱乐部，而且这是有非常好的理由的。

今天，裁军谈判会议结束了 2003 年届会第二期会议的审议工作，又一次未能通过工作计划。虽然我们都意识到各任主席都先后做出了不少尝试，但迄今仍未取得重要进展：我们仍旧无法开始真正的工作和进行真诚的谈判。最近有人提出了一些建议，目的既在于就议程达成协议，也在于解决如何使裁军谈判会议的结构和运作更有效的问题，各代表团继续进行广泛的协商。这些主动行动和努力强有力地证明了成员国克服目前僵局的决心。我和其他人一样也想提到政治意愿、保持平衡、决心和远见卓识是推动本会议活动的关键要素。

对于裁军谈判会议，我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这一机构自然而然地受到过去 14 年中全世界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的影响。我几乎用不着说共产主义在中欧和东欧消亡之后或可怕的 911 事件发生之后，如今的局面是何等的不同。裁军谈判会议目前的僵局或许证明必须对我们的会议程序予以更新，以便能够更好地适应时代的挑战。主席先生你本人刚才以最雄辩的方式阐述了部分这类新的挑战和事态发展。

在国家、区域和全球一级，正在重新制定政策和战略以便应对新的现实。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均已成为要闻。裁军谈判会议也受到如何确定新的国际安全和稳定构建进程的影响。在这方面，请允许我重提前副秘书长本斯梅尔先生于 2000 年 9 月其任期结束时曾说过一翻的话：

> “多边裁军论坛多年来一向随变化的政治现实演进。在这方面，裁军谈判会议也不例外，它目前面临的困难(……)恰恰反映了当今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和能动性。”

我们坚信，裁军谈判会议在处理军控、不扩散、裁军和所有有关问题的多边机构框架内具有独一无二的作用和地位。而且，我们相信，它可以再次成为消弭国际社会的恐惧和关切找到解决办法的主要源泉。

最后，我愿借此机会感谢所有同事过去三年来的诚挚合作和友谊。成为日内瓦上流外交界的一名成员对我来说实为荣幸。虽然我没有经历过本论坛最为激动人心的时刻，但我离开这里时却对我们星期四上午的会议充满着美好的记忆。

我还愿对本会议秘书长谢尔盖·奥尔忠尼启则先生和副秘书长罗曼－莫雷先生的克尽职守和高度专业作风表示赞赏。我还愿热情感谢整个会议秘书处和我们的口译人员所做的工作和给予的支持。对本大厅的所有人，我衷心祝愿你们健康、快乐和事业有成。

主席：菲利普大使，我代表本人也代表秘书长感谢你的亲切话语。的确，我们离开日内瓦时都会感触到这是城中最好的俱乐部。现在我请萨兰德大使发言。

萨兰德先生(瑞典)：主席先生，首先我向你保证，在我于日内瓦逗留的最后几天，我将尽我所能给予你全部支持。我想，在我离开日内瓦之前，在你主持下裁

军谈判会议着手实质性工作的机会不大，但哪怕是有一线可能，我都会尽合力协助你。如果这个没有被充分利用的国际机构忽然能开始兑现全世界许多人的期望和愿望的话，你肯定将会是本会议一位非常卓著的主席。

我感谢拉维大使在其主席任内的娴熟工作，并对邦子大使的就任表示最良好的祝愿。

历经 4 年之后当我现在就要告别瑞典常驻裁军谈判会议代表一职时，我的心绪起伏——甚至矛盾的情感强烈交织在一起。就我个人而言，我非常感激——我的的确确是这么想的——能够结识一大批如此出色的同事，现在我已经视为非常要好的朋友，我真诚希望与他们保持接触和经常相会。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这 4 年没有白白浪费。相反，在很多方面这 4 年是我迄今为止人生中最有收获、最愉快的岁月。但从职业角度说，我不能不感到在这里时光有一半被白白浪费掉了。在我常驻这里的期间，本会议没有开展实质性工作。正如常言道，我们费了很大劲，有时花废了大量的心血，为的是一无所成。而不幸的事实是投入如此巨大的创造性和建设性建立起来的这个国际机构，在过去 7 年中一无所获。更糟糕的是，其成员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集体，没有能够使它取得任何成就。

再次谈到我本人，在本会议范围以外，我设法参与其他进程和国际安排的某些严肃的实质性工作，可惜没有发生在裁军谈判会议之内，我必须承认，当我回顾这些年的时候它使我感到伤心。

当我谈到会员整体时，我意识到，众所周知，对本会议止步不前的指责不能由所有成员平摊。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成员明天就能够开始工作。少数成员认为它们的利益受到这种威胁，一旦开始工作，它们的利益甚至不能得到本会议协商一致规则和为此类机构打造的许多其他制衡机制的保障。这是一种太过分的僵硬立场，它使国际合作和多边外交受到广泛损害。

不采取行动和消极被动令人惊愕。不提出想法，不就解决办法提出建议。一些代表团甚至开始怀疑这种不采取行动对少数成员国很适合。我希望这是一种错误的印象。然而，对于我国政府来说，并没有看到有什么证据表明 5 个常任理事国(只提一下在这种场合下最明显的小团体)真正迫切希望本会议开始实质性工作。

本会议先后多位主席——直至 3 年前塞尔索·阿莫林大使达到一个高潮——曾付出巨大努力设法打破这一僵局。我与我的朋友萨拉赫·德姆卜里、卡米洛·雷耶丝、胡安·享里克·韦加和让·林特一道也力图找到某种选进前的途径。我相信，我们的贡献现已被本会议大多数代表团视为我们所能达到的实际启动裁军谈判会议工作的最近起点。我希望刚才由让·林特介绍的微小但却重要的变化能够进一步加强这种可能性。

对于认为我们的贡献不足为取的代表团——实际上为数很少——我只想说："请拿出更好的办法。"如果你不能接受这部分或那部分，可以修改它。使用诸如"没有改进"、"隐晦"或"不明确"之类的词来形容五位大使的建议——正像某些不支持我们建议的工作计划的成员非正式告诉我们的那样，而同时却又拿不出任何替代方案——以这种毫无建设性的方式进行多边讨论让人感到莫名惊诧。

总而言之，尽管我们对众人都感到的个人挫折感深切抱憾，但它与不利用我们各自政府为了共同目的而创建的这一机构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了。虽然这样说，但不论是哪里总会有一线希望。有一天裁军谈判会议将会重振雄风，那时我会请求我国政府派我或其他什么人重返这里在本会议内开展全日制实质性工作。

在这一时刻到来之前，我向秘书长，奥尔忠尼启则先生和副秘书长罗曼－莫雷先生以及勃格莫洛先生、扎莱斯基先生、曼特尔斯先生和秘书处中的所有其他朋友，向各位口译和联合国训研所的刘易斯女士和卡尔先生表示感谢和最良好的祝愿，他们表明，即便是在最不容易产生结果的环境下也能完成重要的工作。对于我在裁军谈判会议各代表团中的所有同事和朋友，我对这些年来的共同合作表示衷心感谢，并强烈希望有朝一日我们将以某种方式继续一道工作。

主席：我感谢你的发言。我们了解你的奉献精神，即便是向你告别，我们仍希望你的工作受到重视，进而为你带来鼓励和力量，以重返这里完成更有收获的工作。谢谢你萨兰德先生，我祝愿你今后顺利。现在我请哥伦比亚大使卡米洛·雷耶斯发言。

雷耶斯先生(哥伦比亚)：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就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这对你来说即是一种荣幸，也是一种挑战。你清楚地了解，本机构今天比以

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奉献和努力。我代表哥伦比亚向你保证，完全支持旨在重振裁军谈判会议活力的所有倡议和行动并为之注入其一开始曾具有的完成任务所需要的能量。

哥伦比亚怀着满腔热情和决心为裁军领域而工作。1999 年，哥伦比亚主持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2000 年审议会议筹委会第三届会议并争取到了必要的协商一致，保障了审议会议的成功。我回想起当时许多代表团对就程序事项作出决定的努力持怀疑态度，而这些是安排工作和处理提交给审议会议的若干建议的主题的核心。就筹委会的工作计划、分类定义和就核裁军、禁止生产裂变材料的具体期限等作出了规定并就有关中东的决议进行了谈判。对当时分配给非政府组织的发言时间问题，对审议会议的预期结果和对筹委会提交给审议会议的建议也进行了讨论。曾讨论了临时议程和分配给主要委员会的问题和项目。我清楚记得对议事规则和设立附属机构而不是工作组以及修改规则第 44 条允许全面禁试条约组织参加会议进行了讨论。我还清楚地记得为接受将主席文件纳入最后报告作为审议会议基础的建议而做的努力。

哥伦比亚还主持了不扩散条约 2002 年审议会议第一委员会。该委员会根据职权负责以下两个实质性专题：核裁军和消极安全保障。我主持了处理这两个专题的 7 次会议，其中我以筹委会第三届会议提交的文件和代表团的发言以及所提供的书面文件作为基础。作为主席，我提出了一份新的文件，经过两次修改和必要的更正，最后获得通过，致使其内容可以列入会议的最后结果。

审议会议设法就审议《条约》的履行和其今后的前景达成一致：会议认为，，核裁军关系到整个国际社会而不只是少数国家。我们力争使核武器国家明确承诺彻底销毁核武库，并同意采取一系列实现核裁军和国际稳定的步骤。我们重申了避免对其他国家威胁使用武力的必要以及彻底销除的原则是防止威胁或使用这类武器的唯一保障。哥伦比亚以效率、尽职尽责和坚定的信念，通过及时建设性方式为不扩散条约 2000 年审查会议取得最后成果做出了贡献。

我国还于 2001 年 6 月至 7 月担任本机构的主席，我可以谦虚而又欣慰地说，正是在哥伦比亚任主席时我们就过去 5 年来唯一实现协商一致的决定达成了协议。我曾指定保加利亚大使、德国大使和斯里兰卡大使分别任审议会议议程、改进会议工作方法和提高其效率以及扩大成员问题的特别协调员，我们得以研究裁

军事业日常事务中极为重要的专题，在某些情况下它们甚至具有极为重要的政治意义。这也为炎热的夏日不时侵入本会议厅的令人怠倦的气氛带来了一缕新鲜空气。

哥伦比亚为了对裁军谈判会议尽力，曾与阿尔及利亚、比利时、智利和瑞典一道制定了所谓 5 位大使的建议，如各位所知，它载于 CD/1693 号文件。在这一点上，我并不打算详细谈它的内容，因为这份文件在本会议厅中已受到过全面研究。我向你保证，我国代表团将不惜一切力量争取为目前困扰本会议的不幸局面找到一条出路。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确信没有任何民族、国家或国际社会成员愿意看到这种局面继续下去。我们的建议代表不同的国家集团；它是一种全面、灵活和平衡的建议。我们采用了最广义和最透明的措词，以便能够照顾到最敏感和最谨慎的代表团。它的内容可以拼加在一起或互换，它不作任何预选判断或任何假设，其唯一目的在于恢复本会议行使职能对国际社会和各国的需要做出响应的能力。

我国于 2001 年 7 月曾担任联合国关于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的各方面问题会议主席。这次会议是一部分国家 12 年来努力的结果，它们致力于对大多数国家均面临的问题的内容加以界定，使国际社会能够予以应付。我们在这里谈的是日复一日以千计造成人员伤亡的一种灾祸，它摧毁了国家的社会结构，造成普遍贫困，妨碍发展，导致许多国家发生冲突，并阻碍冲突得到解决。尽管围绕着会议的举行出现了非常棘手的情况，各种优先考虑、观点和利益千差万别，而且都对谈判产生影响，但经过两周艰苦的工作，于 7 月 21 日星期日晚 7 点批准了一项行动纲领，它代表了 170 个国家的协商一致意见。

此后基于该行动纲领商定的承诺所开展的工作包括，各国和非政府组织采取共同立场和做出共同努力，并需要与公民社会协调行动。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在全球、区域和国家一级采取的步骤都得到了国家与公民社会协作的支持。作为例子，我愿意提到如日内瓦论坛、小武器调查、小武器国际行动网或使非洲变得安全等组织所开展的极为重要的工作。

在即将到来的 7 月份，在日本大使猪口邦子的主持下将在纽约首次举行两年期会议，由各国就执行行动纲领的情况交流信息。我相信，这次会议将能够确认新的内容和方法，使我们的工作更有成效。

小武器和轻武器问题的工作是我们不能回避的责任。我们在这里所谈的是预防一种悲剧的发生：我们所谈的是阻止一种日复一日的屠杀，尽管它极为野蛮和长期存在，但迄今为止我们却不加理会。哥伦比亚也在《渥太华公约》框架内开展工作——这当然也适用于在场的其他许多国家——因为作为受害国，我们非常关心推动该公约的发展和进一步加强。

哥伦比亚认为，裁军谈判会议必须摆脱使其运作如此困难的程序束缚。这类掣肘包括时常需要批准工作计划或每月更换主席。这些问题我们在过去讨论过，我们不应当仅仅将其束之高阁。我们还认为，会议应当扩大，应当毫无顾忌地朝着普遍参与和以开放和积极主动的方式让非政府组织参加的方向发展。

至于阻碍我们通过工作计划的问题，我愿再次提到林特大使建议的方式。这 6 个字的微妙改变说不定能够使本共同体重新开展工作。从其相对的份量和最终有限的结果角度出发理解各工作组职权范围之间的联系极为重要。

当非国家角色成为暴力行动的主要发起者，当终于认定恐怖主义是对民主安全、公民安全和国际安全的一种主要威胁的时候，当平民百姓成为主要受害者之时，本机构绝对必须克服阻碍其履行职责的障碍。对于哥伦比亚来说，很清楚，在当今世界形势下，不扩散有了特殊的意义，在不妨碍现有的裁军承诺的条件下，实现不扩散越来越紧迫。因此，让我呼吁大家继续努力，确保本会议能够再次肩负责任并发展作为和平与安全的关键内容巩固不扩散和裁军的重要文书。

由于我要离别各位，我愿对你们的友谊和合作表示感谢。尽管经历了我们所遇到的困难，我仍旧在面对困难和挑战的许多场合下目睹了各位坚韧不拔的意志和严谨的职业作风。请相信，我带走了非常宝贵的经验，我们的努力不会付之东流。

我要特别感谢本会议秘书长，谢尔盖·奥尔忠尼启则先生、恩里克·罗曼－莫雷先生、帕特里夏·刘易斯女士和秘书处全体工作人员，口译以及技术人员。我只想补充说，哥伦比亚一向是一个友好的国度。哥伦比亚是你们的友好国家，而如今你们在哥伦比亚外交部又多了一位新朋友。

主席：感谢你的发言。扼要重述你漫长而又辉煌的职业生涯中的巨大成就和你不仅对本会议而且对联合国所做的精诚奉献很令人回味，当然这种职业生涯仍将

持续下去而且今后会硕果累累。现在我请加拿大大使克里斯托弗·韦斯特达尔发言。

韦斯特达尔先生(加拿大)：祝贺你马约利尼大使就任会议主席。我很高兴而且很荣幸，尽管我们在这儿逗留的时间不会太长了，但仍能够一同履行这项最后的任务。我很荣幸成为你的同事。你一向以卓越的表现服务于本会议和我们的事业，而今天我们要道别的其他亲密同事也是一样，他们是：德姆卜里大使、菲利普大使、萨兰德大使和雷耶斯大使，感谢你们的贡献。感谢你马约利尼大使和其他发言者对我的工作的溢美之词并向你们表示良好的祝愿。过去 4 年里能在这一富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上，在尊敬的各位在场的情况下，在这一庄严大厅的辉煌场景下，面对何赛－马利亚·赛尔特的无休止搏斗的巨幅壁画代表加拿大发言使我深感幸运。现在该轮到我离开了。今天我发言道别，总结一下我在这里取得的收获并为留在这里的各位留下一些忠告。

虽然我在这里获得了知识、洞见——我希望是这样——和友谊，但就军备控制和裁军而言，却未取得实际结果。虽然我们在这里并没有闲着——找事干也是干事——但我们没有索引力，缺乏实质性工作，没什么可谈的，甚至没有东西要“处理”，不管它意味着什么。在我任职的道路上不时为这种令人不安的事实的阴云所笼罩。

我在基督教教义中找到了某种安慰：“比赛的不是速度，也不是争强的搏斗(……)而是对[我们]所有人来说的时间和机会。”所以让我们从一开始就抛弃内疚感。正如你们所知，我认为本会议是证明价值的一种工具，是以前曾经提供货物——全球公共用品的一个商店，并且它还可以这样做。拙匠常怪工具差——而无辜的工具却要受责备。我不会这样做。无论我在这里所经历的各位主席如何英明、远见、富有想象力或干劲十足，无论他们的许多同事多么全心全意地设法协助他们，也无论工作人员是多么完善，配备的或口译是如何翻译的，都无关紧要。我们时代的一个严峻现实是，主要大国在我们的定单簿上给出的是空白，让我们对工作计划争论不休。我们把马牵到有水的地方，又把水送到马的嘴边，但马有多年不喝水了——而且在我看来它仍然不渴。也许我们打交道的是骆驼。

造成这一现象有几种原因，而这些原因的相对份量也许很模糊，因为它们是暗扣，有些是隐藏着的，隐藏在这里的分歧之中。为什么我们没有什么好谈判的根本原因并非不解之迷。我们当中的有些人不愿意采取朝着核裁军继续发展的下一个逻辑步骤，即如皮埃尔·特鲁多几十年前所说的“掐断”武器生产，停止核武器用裂变材料的生产。一些人明显想要得到比现在更多的裂变材料，并不一定出于一再表示的对那些拥有堆积如山的这类东西国家的不足为怪的怨愤，而是为了制造更多的核弹。同时，我们中的一些人并不想禁止外空武器。一些人不想在这里处理核裁军，甚至象某些人据说的那样“研究”核裁军，更不要说为此目的谈判了。这里有些人不想谈判消极安全保障。

实际上，在每一这类领域——工作计划中的熟悉部分，我们都似乎接近于通过——我们现在似乎比我刚来这里时距行动更遥远了。在这 4 年中，让我们这样说，有些人在这里对我们的整个多边事业失去了不少信心。

在这 4 年中还有很多其他变化。我们看到冷战结束的完成。这是一个摆脱深刻分歧的新的世界。俄罗斯成了北约的伙伴。《莫斯科条约》承诺裁减已部署的战略核武器。这 4 年中看到的是《反弹道导弹条约》的寿终正寝和弹道导弹防御研究、发展和部署的开始。这 4 年看到的是核武器国家“明确承诺”和同意采取实际步骤实现核裁军——但后来看到的是这一历史性纲领的关键部分被抛弃。在这 4 年中，一些政府执掌政权，有些政府对具有约束力的多边承诺没有什么诚意可言，7 年的艰辛却致禁止生物和毒素武器遵约议定书胎死腹中，而此前的一次炭疽病毒袭击曾让人们对生物武器威胁的巨大危险错愕不已。在核武器扩散到印度和巴基斯坦甚至不只这两个国家之后，我们看到的是亚洲安全构建的不稳定——这正是《不扩散条约》第六条核裁军的执行问题在于无《不扩散条约》可执行的例子。而我们所看到的恰恰是本机构引以为自豪的最近产品发生脱轨，而授权的削减却在研发期内可进行新的核试验。

遗憾的是，我们也看到了 9.11 这种灾难性的恐怖主义，它使全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感到震惊并激发了全球极大情感，使人们想到了脆弱性，同情心和团结一致精神。此后我们看到了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的致命威胁和其制造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我们所看到的是极端不容忍任何哪怕阻遏这种威胁的手段。在这 4 年中，糟糕的是，我们看到了使用核武器的禁忌因核威胁与化学和生物威胁混同

在一起而受到减损，其结果使消极安全保证遭到减损，以至合法批准研究用于这类目标和深层地下工事的新型核武器。我们看到因恐惧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其他手段落入认为已准备甚至急不可耐使用它们的分子之手而导致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这种强大的恐惧感持续而且将继续持久下去。它维系了向恐怖宣战，并驱动着牢固的防扩散政策和行动，而这些本来与以协商一致为基础的多边安全结构如本会议用以制定的有关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条约存在固有的调和困难。

考虑到全球安全概念和条件方面所有这些背景变化的深度、性质和波及范围，鉴于本会议与当前安全现实的密切联系，在这里无法就新的具有约束力的多边公约展开必然费时耗力的谈判达成协商一致就不足为奇了。说过这些话之后，让我们秉持诚实态度，当需要让多边主义发挥作用时，我们遇到的问题远远超过答案。换言之，如何在全体都平等之前尽可能长时间维持不对称安排以争取使国际法有效，或概括说，我们如何能够筹划在无处不在的核武器阴影下长期共存，而这类武器具有足以终结地球上一切生命的威力，但阻止其使用的禁忌和限制却遭到减损。

不，就工作计划达成一致需要更多的答案、更稳定的状态、更广泛的基础，它们应当超出我们在这里所具有的共同理解、憧憬和目标，有更大的政治意愿并积极努力重建对多边军备控制、其可核查性、和随时需要时的可靠性的信任。

这些要求——共同的目的，更确切地称之为合理的信念——本身就构成有价值的议程。我想指出，无论是我们的规则还是缺乏商定的工作计划都不妨碍通过思考、同事之间彼此磋商和与公民社会协商以及由代表团或来访的官员和政治领导人在这里发言而对这一根本的辩论做出贡献。

很清楚，我们对集体方式缺乏足够的信心，虽然我们可能都承认不加限制的扩散构成严重的威胁，而且我们正在迅速编制国家、诸边和多边文书的复杂网络以对付这类威胁，但就如何通盘或在具体情况下解决它们远未达成广泛的一致或丝毫未形成协商一致。所以，亲爱的同事们，看来一时半会儿不会在这里进行谈判，但在本会议落脚的日内瓦这里的裁军界，在政府界和非政府界，在一委中、《不扩散条约》、原子能机构和化学武器公约组织内和以外，明显都会有繁多的脑力工作和技术工作要做，以处理这一严峻的议程并建立共同的目标、信任和可

靠的核查，这些毕竟是多边军备控制和裁军谈判的根本基础。如果有人认为我们被派到这里来任闲职的话，我只想提醒说，在这个城市里还有很多裁军工作正在进行，其中一些取得了真正的进展，例如地雷、小武器和战争遗留爆炸物乃至《生物武器公约》。

我谈到了在我任职的 4 年中这里发生的一些变化，现在我来谈一谈那些没有变化的东西。

核扩散的严重威胁本身就属于恐怖的一类，并没有改变——只不过比以往更加紧迫而已。9 月 11 日袭击世贸大厦的爆炸物当量不亚于一千吨 TNT, 没有放射性尘埃。它的确增进了我们对核裁军的决心，使我们可以重新想象到百万吨热核爆炸将会造成多么令人发指的破坏。百万吨毕竟是千吨的一千倍。核武器难以想象的致命，具有无可挽回的滥杀滥伤作用和超乎寻常的危险。然而我们看到的却是对其价值的重估而不是贬值。我们需要记住的是它们的可怕之处，并保持它的恶名和对它的禁忌。

违反对化学、生物和毒素武器严禁的威胁没有改变，而它们属于“令人憎恶的”武器一类，我们曾出于人类良知对此发过誓。导弹扩散的威胁也没有改变。我们力防止其扩散并订立了准则，但我们清楚地了解，要完成这项工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全面国际合作的严峻紧迫性没有改变。我们深知，在这个星球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多么弱或多么混乱，无论多么强或多么有能力，可以独善其身。我们所有人都在其中，我们的命运交织在一起。因此，用一委的话说，多边主义是国际安全的核心原则，它关系到所有人。

我们也深深地了解到，多边制度取决于现行大国的参与、作出示范和领导——而且无疑，彼此的关系是互惠的：强国依赖多边系统的参与以对付扩散问题，例如目前从东北亚到中东就是这种情况。

在我们的军控领域，多边体系在对付伊拉克的长期不遵守问题上发挥到极致。在该领域中联合国伊拉克裁军特委会、联合国监核会和原子能机构的高质量工作使我们充分了解到监督与核查的巨大价值。需要利用一切机会完成的紧迫工作就是发展无论何时需要都能够提供的长期、客观、适应变化的有效核查能力。

我们绝不应当让最近在如何执行关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公约方面的分歧模糊了对在向恐怖宣战中所呈现的国际政治、法律和体制前所未有的合作这一经历考验的突出事实的认识、或分散了我们对掌控大规模毁灭性物质这一紧迫需要的注意力，而首当其冲的是争夺冷战后留下的大批残存裂变物质。正因为如此，八国才以如此高的代价去年在卡那纳斯基发起的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的全球伙伴关系中开展如此艰巨的工作。这一伙伴关系是为我们的共同安全服务的，值得给予广泛的支持。

最后，我们需要保持的价值和远见没有改变。例如对某些人适用一种规则而对其他人适用另外一种规则不可能长久。这是一个我们所有人在家中和在社区中都懂的道理。这是一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价值，这是政治和持续性确定无疑的基本层面。

我们需要有一种我们所笃信的价值终将占上风的远见。我们应当在其注定神奇和充足的神圣辉煌中升华生命本身和人的意义。半个世纪以来在以协调和有效全球治理搏击我们所面临的全球严酷威胁的竞赛中，投下了齐天高的筹码，而核武器的存在和扩散就是其中最大的威胁。

同事们，当你们在这里坚忍不拔地努力时——不论你们的职责，不论你们对事物的个人意见如何——都应尽最大努力使这座房子与其所立足的社区紧紧靠在一起。即使是好的服务，也会有遗憾和挫折感，但绝不要羞愧和懒散。你们的队伍可能会减员——现在正在减员——但这表明管理的好；接受这一现实。而你们的责任，无论是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还是技术方面的责任，无论在日内瓦、纽约、维也纳、海牙还是在各自的首都和其他地方，将如同以往一样繁重艰巨。所以你们不仅应当保持这座房子和保持其他多边军备限制结构；你们还必须保持更深厚的信念，加强广泛的基础，以优异的工作使之更牢固从而做到名符其实；保持信念：我们定将实现全球协调一致，而它需要超越我们各种不同的安全体制和文书、我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我们的准则、法律和秩序；这种信念是：我们定将消除违反人的根本尊严、意义和存在的大规模滥杀滥伤的人为威胁；保持信念：我们能够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并找出一条和平而又体面的安全道路。

我感谢所有各位，在这个大厅中的各位代表和联合国工作人员以及口译厢中的口译人员。余生之年我将珍藏对这段时光和我们一道工作的美好记忆。再见，祝各位平安。

主席：我感谢韦斯特达尔大使。我愿暂且不拘泥于形式感谢你加拿大大使，而且感谢你作为一位朋友和一位在裁军审议工作中给我们带来真知灼见的人。我感谢你在发言中为我们介绍的全面景象，日内瓦实际上不只是裁军谈判会议的所在地，它还包括其他方面。我在其他人的发言中耳闻目睹了尖酸讥讽之调，但我相信，你给我们留下的却是“启人茅塞”之见和你对未来善意和我们能力的信心。这是一种最好的道别和对我们今后工作的见证。感谢你大使先生，我祝你幸福和在新的工作中取得成就。现在我请尊敬的芬兰大使发言。他请求发言。

雷马先生(芬兰)：主席先生，我代表我本人和我国代表团最诚挚地欢迎你就任主席，我相信我们都期待你对我们未来数周的审议工作给予建议性、一贯和坚定的指导，同时我们也不得不向你道别。我代表本人，我的同事和我国代表团最真诚地感谢你的友谊和合作，并希望你能以过去数年来在这里表现出的同样勇气和决心担负你的新的职责。

我还愿对即将离任的同事们表示赞赏。我认为，正象他们雄辩的讲话所显示的那样，其中既包含干劲、想象力，也显露出某种挫折感。虽然我们与恩里克·萨兰德大使来自同一地区，而且芬兰和瑞典在不扩散和裁军领域享有许多相通之处，但在这里我必须作出细微的区分，就象我们常常很高兴地与瑞典同事所做的那样。我们的挫折感程度不同。当我要离开的时候我可能重提这个问题，但现在时机还没有到。

我并没有打算发言，我也无法象我的各位前任那样雄辩滔滔，但我只想就林特大使今天的发言作一简要评述。

裁军谈判会议是一个按照协商一致原则办事的机构。在区分如何处理程序性技术问题、实际问题或真正实质性问题时我们几乎天天都遇到困难。虽然以上属于区别的一部分，但我们只能遵守协商一致原则的义务。这意味着我们所有 65 名成员，至少原则上需要以程序规则为基础。根据我们在不同时期获得的经验——就芬

兰来说，不到 7 年时间——我认为，我们具有同等地位。我们拥有平等的权利和平等的义务。

在林特大使的发言中，这是一次全会发言，他正式确认了我们中的 58 个成员，并他提到了某些类别。我们发现芬兰位于第一类，我们对此表示欣赏。我并不对芬兰的类别属性提出质疑。但我只想提醒林特大使，那次发言是在非正式全会上作出的，需要的是公开真诚的对话，我们愿意进行这种对话。

我们还记得，当 5 位大使介绍他们的想法时——那几乎是一年前的事——其倡议内容被称为演进、开放和建设性的，可以作出改进。我的确欢迎林特大使今天代表 5 位大使提出的文字修改建议。我真诚希望至少其发言的一部分表明最初的想法仍然是一个有活力的想法。

然而，在听取了他的发言并对发言结构加以思考之后，我怀疑这种开放和建设性的程序和方法是否到了尽头，因为我感到，现在我们受到时间压力，因为德姆卜里大使敦促现任主席和继任主席推动上述想法，以便使我们了解目前所处的状况。我希望，当我们结束 2003 裁军谈判会议年届会时，不会采用大会一委采用的工作方法。

主席先生，我的和本代表团的最后希望和我们对意大利主席的继任者，我们亲爱的日本同事邦子大使的愿望是，你会保持建设性积极进程的活力——因为在芬兰我们不习惯仍在力求争取协商一致时采用点名道姓的方式——我相信，你能够为我们作出真诚可信的努力，以便为裁军谈判会议尽快开展实质性工作奠定牢固的基础。

主席先生，我亲爱的朋友，与你一道工作很愉快，我希望不远的将来会见到你。

主席：非常感谢你的客气话、你的体贴和表达的个人友谊。现在我请尊敬的南非代表发言。

马库普拉女士(南非)：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祝贺你就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我们南非代表团祝愿你在努力履行这一挑战性的责任时取得成功，也向你保证我们将给予你全面支持和合作。

我代表南非常驻日内瓦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西波·乔治·内内大使发言，他因现正在接待来瑞士履行公务的一名内阁部长无法出席今天上午的会议。内内大使请我转告本会议，他任期将满，本月底他将离任返回彼勒陀利亚外交部任职。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注意到阿尔及利亚德姆卜里大使对他表达的良好祝愿。

主席：感谢你的口信。我们对他的离任感到惋惜。如果看一下月历，我们会看到下一次会议订于 7 月 31 日。有鉴于此，我们将设法为大使的离任提供他本应享有的全部尊严和庄重。现在我请尊敬的日本代表猪口邦子大使发言。

邦子女士(日本)：主席先生今天我们听取了许多重要发言，其中包括即将离开日内瓦的同事们的重要告别发言。我赞赏你们对这些人在任期内为裁军谈判会议和总的多边裁军界所做贡献的表彰。

然而，我们也获悉，你不久也要离开我们承担需要你的丰富政治经验和外交才干的更重要和要求更高的职务。我们确实会非常怀念你。自从你于 2000 年 9 月加入裁军谈判会议以来，你一向以突出的权威性、稳健和雄辩力陈并捍卫你的国家意大利的立场。你力克本会议障碍的坚强决心得到我们所有人的赞赏。旨在重振本会议工作的各种建议的提出者们一向仰赖你的睿智、富有想象力的意见、鼓励和推动协商一致的热情。你的调解才能、稳健和不偏不倚为你赢得了当之无愧的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你以惯有的尽职精神和超凡的外交才干履行了这一职能。

我们还赞赏你在这一非常简短的主席任内为本会议今后的工作注入的新的想法，你也敦促其他人就裁军谈判会议的未来提出新的想法。今天我们又看到了这一情况，我们希望它将激励我们为本会议面对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寻找全面的解决办法。

我代表裁军谈判会议和我本人，祝愿你马约利尼大使和你的家人今后成功和幸福。

主席：大使，我非常感谢你打动人的话，我相信，当我说我会把这些话保存在我文件夹中，在今后的活动中我会一向珍藏并不会显得有违谦虚。过几天你在纽

约履行的任务也会有一定的难度。我提到纽约关于小武器会议的重要性及其价值，而且不妨考虑仍较为遥远的完成《行动纲领》一事，因为它值得本论坛在不分散我们对议程的努力和专注的条件下给予重视。

作为主席任期的结束，我吁请裁军谈判会议所有成员国带走 5 位大使借助让·林特大使和萨拉赫·德姆卜里大使之口提出的新的修改建议，以便由各自首都作出审查并作为即将到来的季节——我不把它称为“暑假”——的作业考虑。我认为完成这项任务是具有活力的一种表现，并显示我们相信有能力克服障碍。

今天我们的任务到此结束。首先，我愿问一下还有谁要发言吗？我看到没有了，因此我们完成了裁军谈判会议 2003 年第二期会议。

我非常感谢各位的发言和你们所表现出的对裁军谈判会议的奉献，祝愿大家暑期愉快。

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 7 月 31 日星期四上午 10 时在本会议厅举行。

下午 12 时 20 分散会。

-- -- -- -- --